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宋理宗二

辛卯紹定四年正月戊子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禮畢
上詣慈明殿賀大赦天下以慶壽恩進史彌遠薛極官
各二等葛洪袁韶喬行簡各一等進鎮江府都統卞整
左武大夫東州團練使統領沈興劉明官各一等以追
襲逆全焚毀糧聚也 辛丑樞密院檢會贈右武大夫

彰州防禦使王青力戰而殞詔特贈建武軍節度使右
驍衛大將軍與二子官仍立廟于揚州令禮部太常進
擬廟額 丙辰江淮安撫制置大使趙善湘上露布言
統率諸將水陸並進以正月十五日誅逆全於新塘詔
獎之 二月戊午朔詔禮部貢舉 壬戌臣寮奏乞申
飭諸路州縣自今遇訴災傷邑委佐官州委幕職於秋
成以前務覈的實蠲減田租仍以分數揭之通衢如或
稽慢守令鑄斥漕臣覺察不嚴一體議罰從之 三月

癸巳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召輔臣聽講 己酉賜宰
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宴于祕書省 四月己未賜王青
廟額為忠果 樞密院檢會淮東安撫趙范提刑蔡保
奏趙必勝等二十九人擒戮逆全委立奇功詔各補轉
注官資仍賜錢銀絹有差 乙丑浙東提刑奏温州司
戶參軍趙汝驟權宰平陽侵用官錢贓罪抵死詔汝驟
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 癸酉以久雨命臨安守臣
禱于天竺山 丙子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贍軍

激賞酒庫所見監贓賞錢丁丑詔赦中外決繫囚杖以下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五月丙戌朔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以四川制置司言其措置邊防之勞也庚戌詔今後行在遇暑慮囚命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見禁公事除情重例不原外餘隨輕重盡行減降決遣大理寺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從臣寮請也丙子詔會子庫造第十四十五界共二千萬緡令封樁下庫充邊郡科降癸未給

諸軍口累重大錢詔支犒殿步司討捕闖寇凱還軍兵
有差陣亡者厚給其家 七月乙酉朔詔制總諸帥戎
司凡忠勇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家其有子才藝異衆
者令赴樞密院審視錄用 丙戌臣寮奏建劔之間秋
霜害稼乞下諸司措置般運廣采應濟市糴胡秀嚴徽
春霜損桑水潦為沴令監司郡守留意賑存與減稅色
從之 癸巳臣僚奏乞戒飭諸道監司除正任屬官外
不得別令見任官入幕違者定行奏劾從之 丁未樞

密院檢會右武大夫叙復吉州刺史江州副都統制陳世雄會合荆鄂軍馬于吉州龍泉親臨賊境一舉而擒二首委有勞績詔以世雄為左武大夫濠州團練使江州都統制 丙寅詔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有貪虐昏繆不能任事之人重為民害令諸路監司守臣覺察具職位上于尚書省取旨施行 九月丙戌臨安火詔曰回祿之災延及太廟祖宗神主暫就御于景靈宮朕累日哭於神御殿省愆謝罪傷痛固極所合奏告可

令禮寺疾速定日具奏以聞詔令三省樞密院暫就都
亭驛六部暫就傳法寺治事以延燎故也 庚寅詔火
後合行寬恤條件悉令三省施行其令學士院降詔出
封樁庫錢豐儲倉米賑卹被火之家蠲臨安府城內外
之征一月 辛卯復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賑卹貧乏
之民 壬辰詔曰丙戌之夕回祿為災信宿之間上及
太室延燔民廬莽焉荒燬都人奔避間遭死傷皇天降
威孰大於此朕當避正殿素服眡朝減膳徹樂以荅明

遣其寬郵事宜已命宰輔次第施行應內外臣僚士庶咸許直言指陳過失毋有所隱庶藉忠嘉共圖消弭

詔罷前軍統制徐儀仍削官三等統領馬振遠除名勒停編置湖南州軍以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時言其救火弗力也 庚子建昌軍火 甲辰流星晝隕 壬子

以火災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甲寅度支郎官王與權進對論近日火災上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太廟朕心不遑安處奏云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日災變可

謂極矣惟有修德可以回天意上然之 乙卯監察御
史何處久奏兩司修建太廟合遵舊制百司庶府不必
華侈從之 丙辰宰執以太室延燎五具奏乞鑄罷詔
史彌遠特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各降一秩
丁巳詔兩浙轉運判官趙汝憚予祠以臣僚言其火
後營繕科擾州縣也 戊午詔殿前副都指揮使馮榘
主管侍衛步軍司王虎救焚弗力延及太廟各奪一官
罷之

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
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
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

憐九廟成焦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癸酉太常少卿度正進對奏蜀報蒙古深入事勢頗危
又聞七方關已潰散纔透文龍便入綿漢皆是平地蜀
便難保願早擇帥付之事權蜀中財用已是困乏願陛
下不惜出內庫金帛應付之上曰當早為擇帥應付財
帛 戊寅以煥章待制知遂寧府李真為煥章直學士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趙彥呐

進直龍圖閣兼知興元府利路安撫副使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特與加封立廟以四川制置司言其總率忠義力戰而歿也 詔四川關外州軍近經蒙古侵犯殘破去處未能復業軍民日前或有誑誤陷於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條具事件以聞 福建招捕使司奏知邵武縣劉純歿於王事乞加褒卹詔贈統官三等與一子下州文學 癸巳樞密院言四川制置司奏權興元府都統潘福提兵失律

離棄關隘合依軍制從之 十二月癸丑臣寮奏乞嚴
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糶不即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
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
者奏劾重寘典憲從之 癸酉詔正旦大朝會權免

己卯給諸軍薪炭錢出戍官兵倍之 辛巳詔出封樁
庫緡錢二十萬下臨安府命官賑卹

壬辰紹定五年正月丙午詔以陳貴誼知貢舉權吏部
侍郎鍾震御史汪剛中同知 己酉太廟成以薛極為

禮儀使 二月壬子朔御筆賜陳貴誼以下曰科舉取人先器識後詞藻務忠實斥浮偽 癸丑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車駕詣太廟行款謁禮 己酉蠲磚瓦竹木蘆箔之征三月 庚寅臣僚奏願陛下近法孝宗恐懼修省以答天譴不可以天變方弭為幸而必期於天休之鑒佑撫摩愛養以保民命不可以民瘼少瘳為喜而必期於民俗之阜安終始如一悠久不渝則八年災異寇擾之變未必不為後日重熙累治之基從之

辛卯監察御史李日邁奏乞今後兩學補試並從朝廷
選差試官供給用度依冑監事體務革買帖冒名計囑
私取之弊從之 乙未臣僚奏乞戒飭中外洗心滌慮
精白承休以修職業以振治功如故習不悛彈劾以聞
從之 己亥陳貴誼等乞痛革文弊命學臣精選淳熙
格式頒示四方 四月壬子陳貴誼等奏取應宗子弟
一名時中學詩能文頗合程度乞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壬戌詔禮部太常寺行下太武學冑監今後補試文

臣外任帶朝職與放牒試武臣外任帶閣職與在外貼
職同不許放行 癸亥右諫議大夫趙至道奏寶章閣
直學士宮觀杜如淵曩者帥蜀不能與衆合謀誓死堅
守夜半私遁妄以狀聞詔如淵褫職罷祠 丁卯以久
雨命臨安守臣禱于天竺山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
縣點檢贍軍酒庫所見監贓賞錢 戊辰詔中外決繫
囚杖以李日邁奏乞飭大臣凡親民之吏必選廉去貪
使不至激民為盜又乞行下諸郡招選放散軍人驍勇

可用者填廂禁軍闕額從之 丁丑太白晝見 五月

戊戌詔諸路監司郡守今後齊民犯罪不許妄行籍沒
法當籍者先具情節取旨施行違者越訴從右正言何
琮請也 七月辛卯詔省部刑寺應諸刑奏案以時審

定已經奏聞速與報下庶免淹延獄官不許兼職俸薄
者增給之從臣僚請也 丁酉以禮部尚書陳賁誼為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甲辰大雨雹 丁未

御集英殿試策進士制策問畧曰朕聞堯舜之帝禹湯

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
外道以出治舍經以求治也朕以眇陋嗣承丕緒于今
九年昧旦而朝咨諏輔弼延納英雋日御經筵曰誦曰
講咸有常準然六經之道所以淹貫天人維持世變者
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治監一書又所以著歷代君臣
之媿惡以勸戒于後皆莫先於修身而齊家進君子而
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事而攘夷狄恤民隱而
懼天變朕深惟經訓史策日陳於前文字繁多塗轍遐

闕求其所以實力者乃即閒燕竊有慕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日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歸使普天率土若士與民繇內及外悉共繇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下異向之風顧不偉歟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正則他可以序舉也子大夫奉對于庭其以有得于經史者細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焉 八月
己酉朔御幄殿引武舉進士射 乙丑御集英殿賜進

士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四百九十三人

丁卯賜特奏名進士倪閃等同出身至州文學助教凡五百九十二人 甲戌以玉牒殿成奉安累朝玉牒以

薛極為禮儀使 乙亥臣僚奏乞行下兩淮荆襄諸郡將見樁管米各具實數或有侵移責限補足沿邊和糴高價招誘不許均敷民戶申嚴賞格仍與定限庶幾及時辦集內外皆有預備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己丑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射 庚寅引特奏名進士

射 辛丑詔二廣監司今後武臣非經公朝拔擢不許
辟郡特科人不得辟入郡幕如遇闕守祇於鄰郡差攝
著為令 閏九月己酉有流星大如太白 庚戌彗星
出于角 癸丑詔諸路監司體量旱歉州縣依條檢放
察守令之貪廉仁暴以聞 丙寅詔避殿減膳撤樂尚
慮朕躬有過及朝政有缺令中外臣僚極意指陳無所
隱諱其有闕民間利便疾苦併令諸路監司守令以實
具述聞奏仍敷恩宥以答天戒三省條具合行事件令

學士院降赦 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天下 詔改財

貽軍為招信軍 壬寅詔赦蜀軍民 十一月甲寅臣

僚奏乞戒飭諸道常平使者遵用淳熙詔令每歲覈州
縣豐歉分數或災傷重處即與賑卹不許隱蔽不實違
者臺諫按劾 戊午雪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軍兵倍之

己未詔刑部檢坐命官犯贓條令嚴飭監司察部內
貪吏劾其尤者一遵祖宗舊法計贓雖輕委係入己令
吏刑部永不銓叙改正監司不按發併坐失職之罪從

李日萬請也

辛酉以陰雨詔出豐儲倉米五萬石以

紓民食

十二月丙子朔進才人賈氏為貴妃 辛巳

詔皇太后聖體稍愈和豫朕夙夜于旁不敢輒懈命醫
嘗藥顙天禱神間亦小瘳猶未全愈宜宏宥過之施式
迓無疆之休可大赦天下命官分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 詔皇太后聖體遠和服藥未效如草澤有能治療
痊安者白身除節度使已有官人及願就文資者並比
附推恩外更賜錢十萬貫田五百頃三省可出榜曉諭

仍許徑赴和寧門外自陳內侍省即時聞奏 大行太
皇后上仙羣臣詣慈明殿宣遺誥皇太后誥内外文武
臣寮吾受遺先帝保佑嗣君從南面之居旋即東朝之
養不以天下為樂而以海內為憂仲冬以來偶愆和豫
殊費調膈大數有期遂茲云逝惟帝位至重國事方殷
毋庸過哀宜從權制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喪紀以日易
月大臣更加開釋勿致摧傷百官入臨隨地之宜諸道
州府長吏以下三日釋服在京禁音樂百日在外一月

母禁祠祀嫁娶沿邊不用舉哀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內
外諸軍應合支賜及諸不在誥中並取皇帝處分 辛
卯上詣慈明殿成服行奠醑禮詔大行皇太后陵寢當
遵遺詔務從儉省諸路監司州府軍監寺正進慰表其
餘禮物並令免進仍不得以助修奉攢官為名有所貢
獻 丁酉羣臣七上表請皇帝聽政詔用正月四日就
素幄令輔臣奏事詔曰朕惟皇天降割大行皇太后上
僊哀痛罔極但內朝大典不敢輒有改更朕於宮中自

服三年之喪 以薛極為總護使少保奉國軍節度使

充萬壽觀使師貢橋道頰遞使禮部尚書陳賅按行使
內侍吳惟德副之 命臨安府守臣同橋道頰遞使措

置應辦梓宮渡江 乙巳上詣慈明殿行大祥祭奠禮

癸巳紹定六年正月丙午朔上不視朝 戊申詔兩浙

轉運司臨安嘉興府徽嚴安吉州竹木之征再蠲三月

己未宰臣率百僚三表請御殿尋詔權御後殿 辛

酉右諫議大夫趙至道奏乞戒飭治司歲納新錢依額

起解毋許諸郡截錢納券 壬申監察御史何處久奏
乞申救諸道轉運司嚴飭所部州縣不許過糴如歉郡
招誘客販委官告糴仰具數上之朝廷其阻糴苛稅者
令御史臺劾奏從之 二月丁丑新除屯田郎官王定
奏嚴陵歲歉上曰去年早勢云甚見如何舉行定奏昨
在庾司舉行荒政首擇邑官鄉里之賢者分任之又奏
義倉為官吏蠹耗上曰此自是民戶寄留于官專為水
旱之備 丁亥詔榮州陞為紹興府 庚寅禮部太常

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制度欲參酌比附憲聖慈烈皇
后攢陵修奉詔依 戊戌宰臣等恭上皇太后尊諡曰
恭聖仁烈皇后詔依 己亥軍器監主簿徐清叟奏近
者太右上僊宮中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
別製大袖文思院官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聖旨却
之陛下此事甚美真知嫡庶之辨乞宣付史館以垂萬
世上曰然讀至孝宗皇帝御近習事上曰此輩宮中不
遇備趨走使令耳豈可使預事 辛酉江淮制置使趙

善相帶職入奏上曰中原機會卿意以為如何善相奏云中原乃已壞之勢恐未易為力邊頭連年干戈兵民勞役當休養葺治使自守有餘然後經理境外今雖有機會未是時節上曰自守極是 癸亥右諫議大夫趙至道奏陛下躬南面尊事之敬答東朝擁佑之恩養致其樂疾致其憂喪致其哀其為孝無以加矣繼茲以往天命必畏祖宗必法君子必親小人必遠女謁必禁小民必思懷保政事必務修飭斯足以盡始終之孝上然

之 癸亥監察御史李日邁奏願陛下正五事以承天
心戒六事以召天和謹飭刑政之條力去貪殘之吏從
之 丙寅右正言何琮奏皇太后山陵用度盡出宮中
猶恐州縣並緣敷擾百姓乞飭有司通行曉諭嚴加禁
止從之 四月壬午詔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庚子
詔今歲明堂大禮令有司惟事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
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用度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寅恭聖仁烈皇后掩攢于永茂陵 甲辰監察御

史李日邁奏比歲年穀不登民生日蹙乞詔諸道賑卹
隨有無以勸分隨所在以出糶秤提見鏹當使流通於
民間不當奪歸於官庫日下發出充便無執留為囊橐
預借苗稅當罪官吏不當責民戶其或不悛次第彈奏
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辛未右正言何琮乞倣
紹興成憲內委省部外責監司嚴糾州縣凡赦令德音
寬卹事件恪意奉行仍委監司取見已行事實類申朝
廷考其違戾重寘于罰從之 乙酉錄行都繫囚 辛

卯右正言何琮奏乞申飭監司賑濟結局將所部州縣
奉行臧否從公比較第列來上仍命大臣合監司救荒
績效總課殿最以示賞罰從之 七月乙卯新權知廣
德軍石孝隆奏惜民力事上曰州縣催科歲有增益朕
每聞之此心惻然宜以愛民為念無負所言 八月己
卯以知樞密院事薛極為明堂天禮使參知政事鄭清
之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喬行簡禮衛使同知簽書樞
密院事陳貴誼禮器使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楊烜禮

頓使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乙巳右正言何琮奏

乞戒飭州縣已蠲閭租賦不許科督綿帛不許抑買苗
米不許增量監司察其違戾許民越訴甚者以贓私論
必罰毋赦從之 己酉上宿齋于內殿 辛亥大饗于

明堂赦天下 辛酉經筵奏乞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
齊家四十八條及御書緝熙殿榜御製緝熙殿記宣付
史館從之四十八箴列為十二軸左一曰敬天命法祖
宗事親齊家右一曰親碩學精六藝崇節儉惜名器左

二曰謹言語戒喜怒惡旨酒遠聲色右二曰伸剛斷肅
紀綱核名實明賞罰左三曰廣視聽守信義懼滿盈究
遠圖右三曰開公道塞倖門待耆老獎忠直左四曰儲
人才訪屠釣尚儒術保勇將右四曰恤勤勞抑貪競進
廉退斥諂佞左五曰鑒迎合絕朋比察讒間禁苞苴右
五曰杜請託議釋老謹刑獄哀鰥寡左六曰傷暴露罪
己為民損躬撫軍求善使過右六曰寬民力飭邊備旌
死事懲偷生陳公且等撰述箴辭附於各條之下揭于

緝熙殿朝夕觀省 御製緝熙堂記曰大學曰自天子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朕嘗玩味斯言知學之
有益於人也信矣隆古盛時創立學制大而辟雍次而
泮宮微而鄉庠黨序莫不以是為急故八歲入小學則
教之以掃洒應對之節射御書數之目自王公以下及
庶人之子弟皆與焉自十五則元子庶子至公卿大夫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盡
性修己治人之學夫人不可一日而不學也如是况以

一身任社稷生靈之托者可不及汲於此哉恭惟我朝
列聖相承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講學之懿超越前代其
所以植億萬年無疆之基者皆自此而得之猗歟盛哉
卓乎不可及也朕以涼德纂承丕緒兢兢業業罔敢自
怠昕朝二講聿遵先猷乃闕舊廬榜曰緝熙以為講學
之地日與諸儒碩學從容延欵紬繹義理問辨經史庶
幾有獲內以修身外以治國平天下期無愧於祖宗家
學之傳顧不偉歟

謚議曰昭揭緝熙之記力求止善之序屢徹六藝之章深造四書之蘊其與學有如此者無逸宥坐之戒旨酒服膺之箴清明大昕之朝宵盱萬幾之慮其勤政有如此者

癸亥右諫議大夫趙至道奏乞明降指揮諸縣選擇手分充應鄉司以三年或二年為界界滿無過遞遷典押仍禁絕官司供億誅求之弊著為令從之 甲申詔

史彌遠二子宅之宇之並賜同進士出身尋以宅之為太府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宇之將作少監 丙戌進史彌遠太師左丞相兼樞密院使鄭清之光祿大夫右丞

相兼樞密使 丁亥以史彌遠為保寧招信軍節度充
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仍奉朝請薛極樞密使立班
恩數並依宰臣例喬行簡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陳
貴誼參知政事兼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定策元
勲久以病告朕欲親幸其第視疾令有司條具以聞尋
具辭免詔依所乞特與幸第恩數 戊子雪詔史彌遠
勤勞王室垂及三紀以疾解政所宜曲加優禮長子宅
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次子宇之依舊直華文

閣樞密副都承旨長孫同卿直寶章閣次孫紹卿會卿
晉卿並補承奉郎女夫趙汝棋軍器少監孫女夫趙崇
緯轉一秩與陞擢差遣 詔楮幣寢輕關繫甚重薛極
久參國政練達時宜令與三省以下措置以聞 詔給
諸軍寒雪錢出戍官兵倍之 辛卯詔出內帑緡錢二
十萬令臨安府措置兌易日下住罷銅錢局 史彌遠
薨 壬辰詔贈史彌遠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輟視
朝三日 十一月辛巳朔命中使王資之視史彌遠葬

事子宅之等辭免尋以命權刑部侍郎趙杭夫禮部太常寺檢照典故出殯日用本品鹵簿鼓吹儀仗從之

講詩曰彌遠自開僖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謀誅韓侂胄而寧宗不知數日寧宗問侂胄安在左右乃以實對寧宗深悼之凡相寧宗十七年帝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犬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學舍爭言其非上以其定策功終始保全之

辛丑詔知贛州姚鏞知興國軍王相各追五秩內鏞安置衡州相安置岳州以江西帥臣陳鞞劾其貪墨故也

遂下詔戒飭臧吏 辛丑詔侍從論思獻納之選朕所

親擢方作新庶政渴想嘉猷自今可不時面對凡朕躬
得失國事便宜悉以啓告毋有所隱 甲辰都省檢會

故相史彌遠薨今擇日車駕臨奠緣在制中依禮例免

乙巳詔以來歲改為端平元年 壬子日南至上不

視朝 癸丑以曾從龍宣繒並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

奉朝請 丙辰詔朕恭覽孝宗皇帝寶訓景行懿德如

勤政之條大臣不時宣引商榷庶務朕深慕焉今視朝

之頃諏訪未周欲仰遵舊典間令宰執入對便殿從容
啓沃各罄所懷以副朕厲精之意 癸亥新授徽猷閣

學士知平江府楊燧奏對乞於吳松江口置寨以備海
道上曰許浦今多少人燧奏許浦萬二千人額鄉來逆
全多就顧涇運米萬一自海洋窺吾松江口平江必為
震驚况密邇行都乎上曰卿宜嚴行關防 丙寅新除
權工部侍郎趙范奏對上曰卿儒英之子乃能出入兵
間為國宣力朕喜見之上又問曰今日何者為急務范

奏事有本末有緩急正人心變風俗舉賢能獎廉退黜
貪佞去姦邪此為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
急務也陛下不可不加之意大農課額大虧於昔要必
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
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
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御之
矣上曰講和如何范奏以為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
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

此近事之可鑒者上曰和豈可恃又呼范使前曰卿父子兄弟皆有大功朕所深知更宜竭力國事稱朕眷荷丁卯詔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任責詳審措置邊面捍禦如遇緩急應調遣賞罰等並聽便宜施行 己巳趙葵入奏上曰二邊交爭和好如何葵奏自古和戎鮮不叛盟目今邊事未強軍政未備只得且與之和一年無警則自家做兩年工夫自家根本既壯彼或叛盟足可禦敵臣到東淮當修車馬備器械以為

野戰之計固城壁浚濠隍以為強邊之圖寬民力以固
邦本行軍儲以實塞粟更欲為陛下經理屯田容臣到
官審計以聞要須公私兩便上曰卿規模甚好又奏昨
奉聖旨許臣緩急便宜行事東淮去天密邇事無大小
皆合稟聽廟謨微臣不敢專擅上曰尤見卿小心朕信
卿兄弟甚篤不比他人卿儘可放心為朕展布 戊寅
詔史彌遠擁立眇躬功在社稷宅之繳納賜第今特賜
本家居止仍奉家廟以稱朕始終優禮之意 庚辰詔

薛極更練老成久勞國事求去屢矣每諭留之今以疾
辭甚力勉從雅志俾均逸藩府其子燧光孫坦各特轉
一秩與升擢差遣餘一依宰臣恩數尋詔進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 癸未太常議故累贈開府儀司三司
袁燮謚正獻 甲申給諸軍薪炭錢 丙戌蠲元年創
立窠名錢以紓民力 癸巳以改元命官告于天地宗
廟社稷宮觀 丁酉詔京荆制置司出米賑贍襄漢被
水之民

甲午端平元年正月庚子朔上不視朝詔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公廉信敏可為監司守令者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在外管軍舉智勇忠愨可為將帥者各二人 辛丑詔曰朕惟國家科舉取士羣材輩出中興以來承平百載間有州郡士風極盛里選之額至少不無遺才非所以示選舉之均也今歲大比朕欲廣搜羅之才為精擇之地可令禮部條具各州科舉

終場及發解人數詳酌奏聞 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曾從龍為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府行宮留守 乙巳太常議故少師金紫光祿大夫任希夷謚宣憲 丁巳太白熒惑合于斗

己酉制以皇叔祖宣州觀察使不擅為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嗣濮王 戊午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王會龍進對讀至賊吏曾不少戢上曰朕痛治賊吏日來宜少知畏會龍奏雖懲一二漏網尤多乞風

示中外應有按劾須明指事實研究贓罪從之 壬戌

詔以寶應州依舊為保應縣同鹽城縣隸淮安府壽昌

軍為武昌軍隸鄂州 二月庚午朔詔禮部貢舉

龜鑑曰理宗之科舉取士未嘗不以理義淑人才乙酉詔士之初既曰經術詞章先觀器識矣而戊子之詔又以游夏文學淵源議論通達為重至辛卯選士之詔既曰學術邃深必錄文理儼淺不容矣而甲午之詔又以詞章必探經術之理致學問必浚師友之淵源為先

辛未祕閣修撰新兩浙路提點刑獄趙立夫進對畢

上曰目今和糴不可緩立夫奏臣昨尹京邑蒙朝廷委

以糴事痛革吏奸遂得不擾而辨上曰奸弊多端嚴與
關防庶幾百姓樂與官為市 二月戊寅詔自今侍從
間五七日經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迹關政體
者一二附以已見不時進入 壬午詔曰朕觀敕令所
舊冊恭覩孝宗皇帝逐事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
恤刑條又加詳焉因思近日官府輕用徒刑自今可除
犯罪貸命奸贓伏辨已結錄人外不許輒用令諸道提
刑月取情案人數上之朝廷仍令御史臺覺察 癸未

詔曰朕惟國家南渡之後八陵迫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同此情可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省恭胝集議以聞尋詔京湖制置司選官省謁條具經從事宜奏聞當議遣使修奉已而都省言制司委官恐致稽緩可令禮寺閣門選官一負責御香省謁八陵尋詔以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看班祇候林拓仍令制司委官護送 四月辛未以宣教郎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壬申詔曰天佑

我宋獲殄讎敵八陵未崇深用感悵矧居卹制尚御便
朝可特免百官表賀 甲申免祕書郎蔣重珍進為君
難七箴一曰明心二曰反身三曰齊家四曰遇大臣五
曰處戚屬六曰防私謁七曰正百官詔宣付史館 丁
亥詔令端平元年以前命官得罪貶竄事故者許歸葬
令刑部刷具合叙復放便人數上于朝廷 庚寅都省
言近來朝廷戶部財賦會計不明用度無節詔令尚書
省計簿房置局稽考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編類

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權置檢閱文字二員尋差
宣教郎趙與皆承事郎趙汝暨 癸巳守禮部尚書兼
侍讀陳卓等以經筵進讀孝宗皇帝寶訓終篇乞宣付
史館從之 癸巳臣寮奏乞令戶部戒飭諸路曹臣詳
具州縣二稅租額毋令失陷其有籍干安邊所及撥賜
寺觀蠲免者毋得牒立名色均敷仍令改正定額上之
臺省從之 三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獲到耶律道宗
完顏晟完顏雍等偽寶七顆詔收管封樁庫 丁未詔

以李心傳為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修國朝
會要令成都府給筆札之費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
露布言蔡城破完顏守緒自焚獻其遺骨及偽寶法物
偽執政張天綱完顏好海夾谷奴婢等詔禮部太常寺
條具合行事宜禮官援俘獲鬼章事宜結故事來上令
赴都堂呈引救大理寺審實尋以函骨偽寶法物下大
理獄天綱等拘管于殿前司 甲寅詔戶部下諸路州
縣凡二稅折科令官民戶一體施行 甲子詔刑部飭

州縣禁網捕 四月辛未都堂言已頒詔旨禁絕私饋
中外求舉猶習舊弊未能盡革詔令吏部通行戒飭仍
令御史臺覺察違戾者以聞 丁丑詔曰國家睦族之
恩過於三代凡在孤遺悉加贍給近來所屬多不留意
貧窶之家或致失所深可矜念令大宗正司及西南外
宗司下所屬州縣隨時給之察其違戾以聞 戊寅歲
星守太微垣上相星 辛巳詔令侍從兩省給舍臺諫
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

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 壬午監察御史洪
咨夔奏京湖制臣以北國完顏守緒函骨等奉致闕下
容臺訂禮棘廷議法將舉獻馘之典然殘金就滅強敵
為鄰抱虎枕蛟機變叵測上下凜凜益嚴備守尤恐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從之 丙
戌以金國滅亡奏告宗廟社稷詔夾谷奴婢等八人並
與改名換授有差 庚寅詔部押俘獲官屬行軍器監
主簿兼淮南西路制置司參議官陳一薦路分江海並

進官二等餘賞犒有差 辛卯詔觀文殿學士和國公薛極進少保致仕 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本司計議官借補完顏好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 五月壬寅主管官告院高奎進對奏邊事四幸四慮及治三兵事上曰今合作如何區處奎曰備邊固非一事若根本之論當先治兵兵強則進退戰守無有不可上然之 乙巳以薛極薨輟視朝三日 右正言何琮奏自今官吏贓狀敗露

經臺諫監司奏劾分明者即下所屬州郡拘贓聽朝廷
議罰或移為他用者併籍其家從之 丁未主管官告
院張焜進對奏金滅韃興上曰待敵之道當如何焜奏
金人世讎一旦滅亡戰守和三策當有定筭但和議之
說難恃要須選將練兵儲才積粟自固吾圉且俟小使
回若可和姑與之和然戰守之具不可一日廢上然之
皇叔祖保寧軍承宣使新知南外宗正事師審辭上
曰到官須留意教養 己酉月入氏詔武翼郎添差兩

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希丞換授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

軍高州刺史提 佑神觀成忠郎監潭州南岳廟與蓀

換授 皇弟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昏以榮文恭王近屬

也進帶御器械孟拱三秩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

丙辰行軍器監丞兼知黃州兼權淮西提刑趙汝訥辭

奏兩淮和糴上曰兩淮和糴果是有擾又奏黃州六關

上曰六關乃不可守汝訥奏六關山徑甚多實不足恃

前後恃以為險者往往誤事 以權工部尚書趙范為

兩淮制置大使節制沿邊軍馬兼沿江制置使 壬戌
幹辦諸軍審計司章謙亨進對奏浸銅事上曰實鐵爾
謙亨奏紹聖間以鉛山贍泉浸鐵為之令泉司鼓鑄和
以三分真銅所以錢不耐久又奏舊錢精緻泄於海舶
上曰不可不禁 甲午詔沿江制置副使並聽趙范節
制任責措置江面 先是詔沂靖惠王榮文恭王合依
典禮置立祠堂園廟令禮寺討論以聞丙寅議上詔令
紹興府繪圖條具上于尚書省 六月戊辰朔輔臣鄭

清之同知吳潛僉書徐清叟等入奏畢顧瞻選德殿東西壁揭宸翰六大字曰思無邪毋不敬共奏聖學日新之意上曰此朕座右銘也清之等撰二銘以進

龜鑑曰中庸九經修身在誠大學八條修身在敬皆所以操履乎理義之正而不為物欲所撓也而理宗率循此理以修吾身書殿楹之東曰思無邪即正心之本領也而宰相為之銘曰心居中虛五官聽命動以毫釐萬物交競惟正此心所適靡他正心伊何曰思無邪帝於廣居相止清明在躬龜鑑之非自大學正心之敬克之乎書殿楹之西曰毋不敬此修身之綱要也而宰相又為之銘曰視聽言動復禮之端四非未屏決我性端惟修此身砥柱斯正修身伊何曰毋不敬帝於黃屋孔夷庸敬存存佩服之非自大學

修身之敬
發之乎

己巳詔新除吏部尚書崔與之為端明殿學士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以其懇辭召命也 庚午熒惑填星

合于胃 壬申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袁甫奏乞蠲漳

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從之 丙子權

知廬州兼權淮西運判金子才奏知安慶府林槩贓狀

顯著詔特追三秩勒停送撫州居住委官究實追贓

五月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陳

貴誼兼同知樞密院事左諫議大夫鄭性之端明學士
簽書樞密院 詔故巴陵縣公竑脅於狂寇不能固拒
遂陷於逆朕甚痛之今一新政化加惠存歿可盡復其
本身官爵仍令有司檢賦瑩所以時致祭其立嗣一節
闕繫國家難以輕議朕不敢私妻吳氏給祠牒為尼特
賜慧淨法空大師令紹興府月給百券為衣鉢錢 給
諸軍口累重大錢 辛巳熒惑入填 甲申知嘉興府
趙與憲知江州趙善璫知汀州李華各進一秩並以職

事修舉也 乙酉錄行在繫囚蠲興國軍秤尺牙稅錢

從守臣羅愚請也 丙戌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卯上

卻歸正蕃臣康守正王全所獻馬已而出御札賜輔臣

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獻朕已諭之云御前自有馬

院可以供進若馳驟駿馬汝等可自留用朕方禁飭臣

下勿受餽遺豈又自開此門兼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

昔漢文卻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為如何輔臣乞宣

付史館從之 丁酉詔刑部行下諸路州軍將強盜竊

盜鬪殺貸命黥隸之人並押赴兩淮京襄大軍收管

七月辛丑大理評事沈夢謙進對奏曰待敵兵必得其
宜上曰小使鄒伸之尚未回夢謙又奏自古兵交使在
其間往返遲速所不必計但不可輕遣泛使示弱於外
讀至河南易取處上曰今日據關阻河為堅守計如何
夢謙奏使將帥得人如祖逖雖摧鋒越河可也否則元
嘉覆轍所宜深戒上曰然 癸卯詔獎趙范趙葵金子
才收復三京尋以范為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

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蔡權刑部尚書
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子才
權兵部侍郎闕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兼京湖
制置副使詔獎諭收復東京南京河南州縣等處一行
將士 詔撫諭東京等處官吏遺黎等曰洪惟本朝肇
造區夏忠厚相傳於家法公恕素結於人心遭家不造
值國多艱遂至大同之治竟成分裂之形列聖中興惟
兼愛於南北積年養晦不輕用於干戈因彼兩方之構

怨致茲頻歲之不寧百姓至此極也多方罔堪顧之嗟
惟故疆皆吾赤子痛念君師之責實均父母之懷迺勅
元戎往清餘孽室家相慶僕我后以來蘇父老泣觀喜
皇綱之載復豪傑望風而慕義城邑不戰而請降雖謳
吟方切於中原恐遐遠未沾於王化或脅兵鋒而投拜
猥附蜂屯或棲山谷而結聯僅防豕突宜及惟新之治
咸思載舊之情蟻猶有君鳥則擇木盍思乃祖俱我宋
之遺臣忍及爾身隔中朝之治化時哉不可失也捨是

欲何之乎為父兄弟之良圖有天地古今之大誼亟
回心而效順舉率衆以造歸庶脫之塗炭之中而易以
室家之慶遠者來近者悅同我太平撫則后虐則讎惟
爾審擇繫此從違之頃居然禍福之分隗囂阻天水之
兵自貽誅戮竇融獻河西之地亦被寵榮 辛亥朝奉
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進對奏擇縣令責郡守選監司
上曰守令貪殘何術以懲之元簡奏此曹非有所恃不
敢為讀至蒙古委河南於不爭上曰蜀中可慮奏云不

但蜀可慮襄陽亦甚可憂自曩者蜀帥輕棄險要蕩無限制北師所至如履平地近者北伐之兵深入則沿江一帶愈虛亦所當慮上曰最是無人可托難得至誠有才為國家辦事之人元簡奏風俗敗壞是以無人得使又奏洋州興元襄峽等處須選擇人以備要害上然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與芮換授皇弟揚州觀察使依舊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尋詔為武康軍節度使新除大理司直李希顏進對奏擇將帥以守要害

上曰將材難得希顏奏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真宗皇帝易置河北郡守出李允則等十二人以示近臣後世稱為名將蓋預於無事時求之荆淮要害不過數人可無憂矣願陛下以真宗為法趙范趙葵邊方倚重宜思所以為代者今師徒北向留守備者何人上曰有正將當有副將又奏乞擇將以守要害募兵以實營壘固江淮之保障 八月癸酉詔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給米麥一百萬斛分撥三京歸附州縣委官置務賑濟 乙亥

以范用吉為寧遠軍節度使左驍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忠節諸軍都統制李伯淵為保順軍節度使右驍衛大將軍皆以東京來歸故也 丙子都省言三京已復

所有西京河南府祖宗八陵合差官薦獻週視陵域以軍器監簿劉子澄攝太常少卿為仲秋薦獻官恭詣行禮 戊寅前權發遣紹慶府黃登進對奏武泰建節之邦上曰如何為武泰登奏黔州在唐為武泰軍節度使有摩圍福地今陛下潛藩升為紹慶府龍飛一年之先

大雨洗土石骨皆龍鱗山巔祥雲蟠結守臣趙翰嘗作
摩圍祥雲頌臣到任後荷生雙頭牛生獨角今日抑何
其易耶願陛下無恃今日機會之易當思先朝機會之
難勿以得之易而昧於經遠守之難而忽於圖終上然
之 都省言河南山東新復州縣各已委官任責守備
經理屯田措置防捍詔令樞密院檢察諸房文字尤煇
前往點視詔兵部侍郎兼淮東制置使時暫移司泗州
措置新復河南京東等州營田任責捍禦邊面趙葵直

祕閣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同措置唐鄧息等州營田捍
禦邊面金子才各削一秩尋詔金子才更削一秩落直祕
閣先是趙范以葵子才輕於北伐奏上給舍繳駁故有
是命 庚戌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乞進大學行義
二十二帙從之 壬子給舍繳奏收還趙范端明殿學
士仍舊官名盡護襄漢詔范為龍圖閣學士依舊京西
湖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節制兩淮巡邊軍馬
癸丑都省言何霆編進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合

加旌異詔特補上州文學 丁巳真德秀奏願陛下亟

與大臣籌思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事參以時
勢之宜立為規模 己卯都省言己亥朱揚祖等恭詣

八陵朝謁回合委官前往修奉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
典故上于尚書省 乙酉國子正鄭起潛奏更化善治
也而天下之弊猶變之而未通上曰更化之後弊事尚
多如何起潛奏持之以公守之以堅鎮之以定又奏八
陵省謁故都復還論機會則喜百年之未有顧事力則

慮來日之尚多兵端既開而難收土地可取而孰守又
奏國家一歲之入止有此數上曰國用匱乏如何奏云
今國與民俱匱但有節浮費剗宿弊而已上曰東南民
力竭矣起潛奏陛下軫念及此生靈之幸 九月辛丑
熒惑入斗 壬寅臣僚奏自古中國復境土之效未有
如今日之易者王師所屆戎捷即馳八陵一新三京咸
復河南故郡版籍悉歸王土自晉八百年之幸會然而
不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然當常以收斂靠實為主外

張聲勢不為敵所輕內護本根不為敵所致上然之

十月丁卯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奏乞進讀
文公朱熹大學章句或問從之 癸未太常少卿兼侍

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曾經為名升為早
講從之 詔今後應奏薦人並先補入國學各以年齒

肄業方許授官或限內請舉登第舍選釋褐如任子及
第換授法左選文學注破格監當任滿許注簿尉右選
校尉注作院以下闕候年勞轉承信方許注監當紹定

六年以後入貲補官者令別換授士子發解三十年五
到省許就特科以四分取一置前四等春秋班引雖舉
負及格不許放特班宗子凡遇慶典非兩舉不補官非
三請不換授戰功補授人未得放令離軍已參注者不
許收使仍請軍自陳收隸軍籍量與請給省吏官至朝
奉中散中奉大夫者存歿任子不許過二三人密院比
類一體施行令有司裁抑參定著為令從臣寮請也
十二月己亥行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肅奏謹好尚

一節上曰人主好尚信不可不謹又奏陛下清心寡慾可謂好尚甚簡萬幾之暇游神翰墨乃有詐為御書者上曰此事如何肅奏錢塘縣蒙福宮女冠李真定等欲得宸奎以榮觀宇姦人陳汝能等詐為碑刻甚侈上曰此必女冠為人所誤肅奏女冠無知但詐冒宜深懲之上曰不可不懲 辛丑尚書吏部郎中無權左司鄭寅言茲攝都司典領封樁儲蓄極少楮券並無見管印造及門即充支遣猶且弗給若不節用如何秤提宮禁錫

予或過浮況上曰禁中未嘗妄用寅奏外廷不知禁中
事乞賜裁省從之 丁未知郴州林汝浹辭奏至招刺
軍兵所補虛籍十不二三上曰方今諸路兵籍多虛汝
浹奏誠如聖諭又奏二廣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擊其
弊不住招填今須嚴督州郡招刺強壯勿為文具庶使
各有武備又奏浙郡楮滯錢慳乞嚴秤提上曰諸處會
價亦未甚登奏云會價正在人措置舊楮民習低價已
久新楮亦須漸令流通久而自信上然之 癸丑臣僚

奏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視年豐耗量入為出願
陛下特命宰臣兼制國用以參知政事同知使人主不
得越制過取有司不得違制擅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庶幾財用日益則國用濟矣從之
臣僚奏乞戒禮寺今後凡祀必奏陛下是日潔一念
於存想間在宮有如在廟無齋慄之時多則嗜慾之念
薄以新聖德以格天心宰執代祭一歲凡六故相以病
當國委之橐從自今以始一遵舊制以重祭祀從之

詔諸路監司帥守申嚴苞苴之禁 丙辰詔諸道申奏

獄案未斷已斷未下者於都司刑部大理寺各委官立
限催督稽攷其經由去處嚴立程限月申御史臺其申
憲司詳覆而別無疑慮者不許規避從臣僚請也 十

二月戊辰蒙古國使人入朝詔以鄭寅為館伴使 戊

寅蒙古使人入見 乙酉蒙古使辭於後殿 庚寅詔令三

衙江西四川諸軍每遇歲餘主帥王兵官從公揀汰不
許蒙蔽 進鄒成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淳官各二等以

使蒙古國有勞也

乙未端平二年正月乙未朔上不視朝 丙申詔令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申明條目就速與繳入以便省質繼自今計月類進送之中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 詔令三衙沿江京湖四川兩淮制帥并諸處軍帥非臨陣對敵至于軍令不得遽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驗實奏上取旨 庚子詔榮文恭王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

興舊典四姓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三省併行參酌以
聞 都省言端平改元務革衆弊次第申明條目詳備
內而官府外而監司郡邑故態未能盡革詔令三省檢
照節次指揮博加體訪擇慢令之尤者以名聞奏 丁
未詔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所宜練兵恤民峙糧繕
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
士昨已第賞令所在速與放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併以
姓名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節可尚當賤功推賞隨材

錄用毋使失職 辛亥詔曰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為盛
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手傳義之弊色色有之深
恐真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
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覆試以副親策之選 甲
寅禮部尚書無侍講李真奏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
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卓然為學者
所宗宜在從祀之列乞令經筵祕書省國子監參酌熟
議又奏乞將子思併與升祀列在十哲之間從之 丙

辰以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孟珙時
暫黃州駐劄同共措置捍禦邊面 丁巳孟珙入奏上
曰鄉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朕所素
知珙奏世受國恩邊頭多事仗陛下威德總師旅滅讎
金皆陛下萬世不朽之功三軍將士戰陣之勞臣但能
效奔走之役此臣分內事耳 丁巳詔經筵所進讀通
鑑綱目 己未詔以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知貢舉
中書舍人權吏部侍郎洪咨夔起居舍人蔣重珍同知

辛酉以寧淮軍統制程芾為蒙古國通好使浙西路
兵馬鈐轄王全副之各借金帶服繫尋以杜顯為添差
通好副使 詔知衢州蔡節削二秩以本郡會價低減
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丁卯詔諸道提點刑
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酉歲星守氏 辛巳臣僚
奏乞下勅令所重修中書門下後省兩司通用條法成
冊繳進頒降從之 庚寅宰執奏乞宣示御製紀夢昌
陵古律二十韻送之祕閣刊之琬琰從之 初端平改

元春三月庚子上齋居恭默夜夢一真人峩冠佩玉略似藝祖色鰲而貌恭延帝殿上真人即東席西鄉坐以賓禮揖上東鄉面命洋洋俄而夢覺越三日宗臣善來以昌陵御容捧進如夢中真人毫髮無異上因述古律二十韻紀實至是因大臣之請而出之 都省言太學生陳均編類本朝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所著尚書解註有益治道詔均文蔚並補迪功郎 乙巳以曾從龍兼同知樞密院事真德秀參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兼給

事中無侍讀陳卓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以權兵部尚書余鑄監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公共措置商確收換事宜擇其可用條具來上

乙卯詔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無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李皇專一提領高宗皇帝正史 四月都省言第十

六十七界會子散在民間為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措置收減無由增長詔令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勅

告一千道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
廣收兩界會子 前權發遣肇慶府陳雷奮入對奏廣
東民兵首領事上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奮奏止為
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無出戍之勞且臣所奏民兵不
止為廣東設伏見陛下親政以來百度振飭未見成效
大驗者何也良由竭東西之力養百萬之兵財力既竭
內治不易兵力既殫外攘亦難願陛下於民兵加之意
非惟可以摧奸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供億而盡

得天下精勇之用上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奏廣西前
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為多如向者廣
東峒寇陳三搶之闕招捕陳韓正藉民兵叶力收獲如
近者廣州戍卒之叛既是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之
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
之效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上首
肯再三已已以禮部郎官許應龍兼榮文恭王府教
授太常寺主簿吳昌裔兼皇后宅教授 庚辰宰執奏

節用自貴近始積財在於節用律下當以身先乞將俸
給自五月始減半幫支痛自撙節以示表厲從之 乙
酉刑部尚書李直奏乞損俸給之半繼是卿監亦上損
俸之奏詔不許 丁亥太白晝見戊子夕有流星現出
太白 己丑榮恭王親屬推恩補受有差 五月癸巳
朔監察御史李宗勉奏廟堂更化之始將兩界會子亟
易勞費特甚行之道久折閱如故不告節用而省退官
吏充為內外營繕支費浮泛懇從節約其監司帥守既

無苞苴饋運之費儘可樽節以為稱提之助從之 丙
申雨雹 詔罷和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趙勝以
韓昱為帶御器械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鑑帶御器械
權主管步軍司無馬軍司職事進知平江府張嗣古知
嘉興府趙與憲官各一秩以酬和糴之勞 壬寅宰執
奏臣等智識凡闇不能服眾以致禁旅喧譁都民驚駭
欲乞睿斷姑從鐫褫少伸國典以謝軍民詔不許 甲
辰以真德秀薨輟視朝尋詔贈銀青光祿大夫 庚戌

以喬行簡兼參知政事 辛亥行國子監丞俞元虞進

對奏軍閩之事上曰皆緣前帥紀律廢弛軍伍中都無

鈐束 六月癸亥詔令殿前司招刺一萬人補諸軍効

用闕額都省言殿前司奏神勇軍卒過勝等二十一人

作闕詔並依軍制告首人等第支犒補授本軍統制常

思訓削二秩勒停徙淮西制司自効將佐責降有差

甲子詔令殿前司步軍司馬軍司將紹定六年揀汰軍

士年老無依尚堪披帶者且與存留請給續聽處分

丙寅御集英殿策進士 戊辰御幄殿閱武舉進士射

戊寅以鄭清之為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為

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己卯以資正殿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葛洪為資正殿大學士依舊宮

觀 庚辰流星晝墮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知廣州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

之同知樞密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 御集英殿賜

進士吳叔告以下及第出身凡四百六十人 甲申賜

特奏名進士王聲叔以下同出身至州文學助教凡六百五十七人 戊子錄行在繫囚 七月戊戌起居舍人袁甫奏並命二相所當盡心上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辭遜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緩急若何乞宣諭二相力行一箇公字上曰卿議論極當 甲辰秘書郎兼莊文太子府教授應繇奏建儲事上曰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奏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請方能為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誕皇嗣乃能以天下為公選宗室子育之

禁中直度越千古上曰朕今見欲推擇讀至官中保護
關繫非輕始高宗定此議富直柔奏須是宮中有任責
者方可高宗聖諭已有區處是時劉賢妃為婕妤上曰
憲聖慈烈皇后為才人又奏陛下既知之必有以處此
保護一節關繫非小願留聖慮上然之 己酉臣寮奏
乞明詔大臣同心協力事須執奏審處其當而行上不
至有反汗之嫌下不見有過舉之迹更願陛下推心以
待丞弼寬慮以圖治功從之 閏七月壬戌朔秘書省

正字王邁進對至並命二相責任惟均上曰朕常戒諭
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讀至互為此周交信讒
說上曰外面真如此邁奏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上
曰朕任清之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
行簡輔之行簡之用斷自朕心 己巳禮部尚書魏了
翁進讀大學因奏誠字雖係藩邸舊名攷之故事未嘗
偏諱蓋此字紀綱斯世而科舉文字皆避場屋未免疑
惑乞聖語許免回避以廣陛下謙虛之意上曰自不必

避 丁丑新除兵部郎官丘岳進對至軍士貧悴上曰
軍人所請不多適值物貴不足贍給軍心不安實原於
此岳奏乞放行戰功及去夏河南暴露恩賞上曰已曾
理會岳奏外間實未見施行 戊寅喬行簡奏百司庶
府俟宰相每日依時出堂之後方許退歸庶事務皆得
及時剖決而無滯積之患詔行簡所陳深契朕意百司
庶府並合遵行可榜朝堂 壬午臣察奏列郡無簽攝
官之弊乞飭吏部自今內地官吏注闕不必限以年齒

兩淮京襄初任及再任不許注六十五以上人詔令吏部檢坐累降禁約指揮遍下諸路監司州郡各令遵守見入幕人並還本任 臣寮乞宣諭沿江兩淮荆襄帥各釋私憾協志同謀調度通融急難相濟或玩視詔書復相疑貳者廢退之貼黃奏陛下鑒唐世之得失遵祖宗之舊制選大臣有實望者俾居督府或昇宣撫之任置之荆淮之間統帥列閫專其節制而總事權不惟平居暇日調一其心臨事之際亦可知臂指之相使從之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以
下釋之仍蠲贓賞錢 甲申詔倪思傳伯成先朝遺直
可令有司議諡以聞 乙酉詔故贈少師特進銀青光
祿大夫趙方賜諡忠肅 丙戌詔故保寧軍節度使魯
國公安丙賜諡忠定 丁亥臣僚奏京西湖北制置副
使同措置唐鄧息等州營田捍禦邊面全子才軍器監
簿劉子澄以韃在唐州棗林下寨相繼夜遁遺棄攻戰
具輜重之物乞行褫竄詔子才奪二秩衡州居住子澄

奪二秩瑞州居住 八月詔令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

江府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園田許官民戶承佃經

理 乙未新除太府寺簿王極進對奏邇來星變屢形

於天軍變屢作於下秋成在望積陰多霖上曰幸稍開

霽極奏更願陛下積誠以動天讀至新得是 闕 為

之謀上曰近 闕

視以為常願陛下以高宗為法命大臣 闕

諸軍之權勇度量邊防不致鹵莽上然之 丙午 闕

安毅啓對曰國力未裕上曰財計可謂匱乏一薦奏塞蠹耗之原謹節用之道在陛下加之意讀至一賞罰以勵軍心上曰賞不勸戒不威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貼黃奏邊帥之心不一上曰邊帥不和最為利害讀至楮弊之策已窮上曰楮弊有何策奏云楮數所出既多銅錢所入無幾且預造十八界新會上曰若行十八界新會又恐民間皇惑奏云非欲更造一界會子行使止欲預造楮積為變通之備上然之 癸丑臣

察奏上自宰執下及百執事毋徇于名而皆以務實為
心內而朝廷外而郡國邊鄙毋侈乎名而皆以責實為
政願察勤怠訪賢否行賞罰用黜陟執馭臣之柄明放
績之法從之 乙卯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皇帝廟
庭仍圖像于昭勲崇德之閣 主管官告院錢相進對
奏外而諸帥內而二相不相協和事會孔殷民情叵測
讀至佩劔相笑矛盾相攻上曰諸帥已降親札戒諭相
奏諸帥責任雖分體統則一若彼此不和緩急豈肯相

應所關利害不小上然之 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左執
法星 新知建昌軍徐棗辭奏江淮海道利害上曰淮
兵不為不多棗奏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上曰義勇
亦自可用棗奏皆沿淮戀土之民人人可用又奏秋高
馬肥之備上曰近來邊報不一棗奏當用間諜嚴邊備
上曰不可不嚴為之備 九月己巳都省言兩界會子
數多監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諸路州縣令有官
之家簪纓之後及寺觀僧道並按版籍每畝輸十六界

會子一貫願納十七界者並從各州截角類解赴封樁
庫交納其將相勳貴之家御前寺觀曾被受指揮特免
科役去處毋得寅緣規免仍不許敷及佃戶違許越訴
從之 丙子監察御史李宗勉奏乞詔大臣檢照鄭寅
等所陳節用項目詳加審訂始自宮掖次而朝廷又次
而郡國皆以節省為務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
不足歲計之則有餘仍出內帑所儲收兩界溢數會子
行之數載自有成功從之 己丑詔端平親政以來務

革前弊禁約求舉馳書事目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
尤甚自令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
臺仍令常切覺察 十月前知循州林起莘進對奏乞
明訓大臣凡建政立事必務謹重逆料其利害熟察其
是非然後出為號令播之四方發必中節用必當理自
然孚信於人心上然之 十一月癸亥日南至羣臣朝
賀 乙丑詔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曾從龍為樞密
使督視江淮軍馬禮部尚書魏了翁為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以同知樞密院事鄭性
之兼權參知政事 戊辰詔給兩督視府隨軍支用之
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各五
百萬緡 壬申新除都官郎官葛逢進對奏趙范趙葵
陳鞞素不同心上曰置兩督視須可使諸將協和逢又
奏人才難得過有小大當多事時亦當斟酌而用之上
曰有過者不可例棄 甲戌臣寮奏宣召宰執夜對詞
臣與命從臣條具闕失百官陞奏則與之論經武擇將

治兵理財皆有孝宗故事乞以為法 又奏寇犯蜀境
制臣趙彥呐連年調度師老財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
固則吳楚有衝決之勢願以保蜀為念倘有申請悉為
報從或遣襄陽援兵早為起發諸司應予錢物無分彼
此悉力傾助以扶其危從之 戊子安南國進貢方物
詔下封樁庫收管 辛亥雷

丙申端平三年正月己未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詔以
星行失度雷發非時免天基節上壽大宴羣臣三上表

請不許宰執奏輔政無狀乞加顯黜以答天譴仍免貢
院錫宴亦皆不許 癸未大理評事趙崇森進對奏乞
守臣監司臺諫互察貪吏上曰貪吏誠不可不治 二
月己丑大理評事趙崇微進對奏乞弭天變於未然上
曰不可無敬畏之心又奏今日不可玩者在乎邊兵上
曰北軍多有可慮方思有以安之 甲午前知安豐軍
王瓚進對奏今日備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留息以衛
光留壽春以衛安豐留泗以衛招信留漣水以衛山陽

此外不必經理上曰朝廷正要如此區處庶可安邊息
民瓚又奏陸贄論沿邊事宜以節制多門為慮上曰開
督府正欲統一事權 己酉以端明殿學士魏了翁為
簽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雨澤愆期詔中外決繫囚杖
以下釋之 三月戊午朔詔前知光化軍扈斌特與貸
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廣東推鋒軍拘管以其棄城
也 辛酉廣東經略安撫司彭鉉奏紹州英德府大水
詔令本司多方措置賑卹 癸未太學錄鄭斗祥進對

奏邊事方急莫有任其責者上曰邊事如此任事無人如何斗祥奏此士大夫畏事之過願陛下奮發剛斷大明黜陟庶幾人樂為用上曰然又奏天下無全才惟陛下兼收並用隨才而器使上曰用其所長當護其短

四月己亥試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事顏頤仲進對奏敬天以實不以文上曰朕此心未嘗不敬又奏用人當久任上曰用得其人不必數易又奏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上曰常持敬心則不為外物所移頤仲奏陛下此言誠

可以對越天地 丙午詔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惟
事神儀物諸軍賞給悉循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用度
並從省約仍令條具以聞 戊申新權知梧州黃亦奏
二廣兵備上曰二廣去朝廷遠全賴守臣撫摩 癸丑
詔曰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率寧人有指疆土亦大惟
艱予小子若涉春冰固知攸濟自江閩之羣盜弗靖墜
淮楚之餘黨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金人之寢滅
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擾興沔其在

卓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告於國中
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
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
震焰之所經眎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
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
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
及科役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能燭

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遂
令有衆多告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
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更
賴文武一心忠良協力與斯民而共守措吾國於多盤
咨爾羣僚體予至意 六月癸巳直煥章閣知慶元府
沿海制置趙與憲朝辭因奏近士大夫專以議論相尚
未嘗真見利害之實故自更化以來美意雖多實政未
究上曰虛論誠無益於國 趙與憲又奏沿海便宜及

三邊事體上曰慶元控制海道事任不輕如招軍造船
團結訓練等事宜一一留意施行 丁酉錄行在繫囚

己亥洪咨夔上遺表詔咨夔夔亮忠懇有助親政可

特與執政恩數 壬寅新權發遣泰州蔡節朝辭奏皇

嗣未立上曰祖宗自有典故見今討論 癸卯熒惑填

星告于畢 甲辰右正言李韶言江西憲司奏吉州太

和縣豪民陳聞詩脅取鄉民田產殞死者數人冒越省

議假手奏名有司勘究具得其實事上于朝尼而未行

官弱民強漸不可長乞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放仍照
條坐罪從之 戊申直寶謨閣知婺州陳庸熙進對奏
當舉皇祐典禮以太祖太宗寧考並配于明堂詔令禮
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七月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無
權參知政事鄭性之為參知政事權刑部尚書無給事
中李鳴復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壬申詔出
封樁庫千緡下祕書省修渾儀刻漏從太史局之請也
甲申雨血 丁亥詔鄭清之為明堂大禮使喬行簡

禮儀仗使李鳴復為鹵簿使兵部尚書趙彥恢橋道顏
通使 癸巳以久雨詔出端平倉米千石賑糶以平市
直 乙未宰執奏調變無狀陰雨為災乞從竄斥表三
上詔不許 乙巳以霖雨害稼命近臣禱于天地宗廟
社稷及宮觀岳瀆等處 大理正王溟進對奏更化願
治三年于茲而天變見于上人心搖于下上曰比年以
來中外多故朕未嘗一日不憂懼 戊申監察御史王
極奏邇來二浙諸郡雨水為沴禾稼害於垂成乞下有

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蠲稅賦仍錄
貧乏速議賑濟從之 己巳朝獻景靈宮 庚午朝饗
太廟雷 辛未大饗明堂赦天下 九月癸酉上手札
以季秋仲辛雷聲驟發上天示譴恐懼修省避正殿減
膳徹樂求直言令學士院降詔詔曰朕以眇躬獲承大
統十有三年于茲惟德弗類不敢寧于上帝命兢業祗
懼夙夜靡渝比歲以來時事多虞日思艱大若涉淵冰
罔知津涯迺季秋仲辛朕方齋精秉統為民請命祈福

于天地祖宗冀幸神靈顧咎又我受民以輯寧我邦家而將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時發聲明威震怒炳然甚著厥咎不遠在予一人朕不勝憂畏今避正殿減常膳命有司非祠祀毋得舉樂側身省愆猶懼弗旣其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留之由敷陳銷變之策凡朕躬過失朝政闕違悉意以言靡有所隱以告中外咸使聞知 乙亥詔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並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以資政殿大學士崔與之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詔曰朕比歲明禋雨雷傾迅天心示
戒在于朕躬輔弼之臣控章引咎聯車迭去抗志莫留
勉徇高懷俾安祠秩疇咨一相已遣蒲輪雖鼎軸暫虛
而執政與宰相同令鄭性之李鳴復時暫協力贊治無
負朕倚注之意 戊子上手札曰喬行簡三朝元老一
代鴻儒趨中使以宣回盍示冕旒之眷對經筵而進讀
庸彰體貌之恩勉為朕留竚聞忠告 丙午行大理寺
丞趙綝進對近者暴雨疾雷上下震懼罔知所自宜有

以答上天之變上曰朕未嘗不恐懼修省緝奏天災流行時所未免陛下禱祈切至中外聳聞但願此心罔間庶幾可以回歟歲而為豐年安南國陳日與上表進貢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充靜海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安南國王食祿一千戶仍賜効忠順化功臣襲衣金帶十一月丙辰臣寮奏寇踐荆襄士馬潰失諸郡月運錢糧乞下湖廣總所其實來上按月督趨通前頓積以備收復招募之用從之庚申新除度支郎官兼權

左司郎官趙必愿進對奏近臣除授意向不明况當天
下事變方殷之日上曰天下正多事又奏虛鼎席以召
故老或者意其未必來上曰崔與之既未來朕委政事
於二參必愿奏二參固同心輔政然堂堂天朝豈容不
早命相上曰然 壬戌新除倉部郎官蔡節進對上曰
崔與之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與之年高地遠
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上曰相位固不可久虛然亦
欲委任得人節奏天下之勢危若累卵不可一日無相

上曰卿言極當 乙丑以喬行簡特進左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魯國公 戊辰日南至詔議改元以示作新之
意有司詳議以聞 詔曰朕嗣大歷服于茲十有三年
宵旰圖治慄慄祗懼永惟孟子手足腹心之言凡所以
待遇士大夫者未嘗不忠且厚也比年以來鮮庶寡耻
相師成風背公營私恬不知省大言無當者敢以傲誕
而不卹肆行無忌者習於欺罔而不悛因循苟且玩歲
愒日由內而外靡然同流士大夫朕之所尊禮任之以

為股肱心膂者趨向若此朕何賴焉矧今內則百度之
未修外則四郊之多壘國事如此寧不動心倘不易轍
而改絃何異抱薪而抹火朕於履長之日申訓迪之言
咨爾文武小大之臣各宜體一陽來復之義思君子道
長之理清白一心澡滌故習以稱予一人孜孜求治之
意則予汝嘉其或不虔朕不敢赦 壬申都省言邊報
日急禦寇之策貴在合謀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宰
掾樞屬郎官館學各隨已見條陳方略上于三省樞密

院務在的切可行不必徒事文詞 詔蠲被水州郡新

舊苗稅監繫贓賞等錢及民間逋欠轉息過本者先是
臣寮有請于朝令戶部詳度來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

辛卯軍器監無權樞密副都承旨王埜進對奏聯絡江
淮賑卹邊民討捕盜賊上曰江淮之勢如何埜奏不過
重一閭之權以統之上曰流民可念埜奏流民紛紛蟻
聚弱者困斃強者剽掠上為之蹙額上曰江西之寇尚
未平埜奏寇始於衡之酃縣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

發建昌之功豐邵武之建泰亦有挺動向有淮兵可調
今無以應遂集鄉手及合禁軍共為勦除非以一官兼
總兩路討捕之事則權不一上曰如三路節制之類
奏政是如此願陛下深思之上曰然 詔曰朕以菲質
撫有多方德不足以庇民威不足以服遠致茲草寇犯
我邊陲使百年生聚之人罹一旦流亡之苦朕為民父
母使爾百姓至於此極深用痛傷竊慮流民所至之地
有司或不能體朕愛民如子之意有失存拊可令沿江

州郡如遇江北流民入界仰多方措置存著無令暴露仍於有管官錢米內支撥揀濟其間有強壯願為軍者填刺軍額收管請給庶幾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 壬寅左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奏沿江諸郡所

主單弱防護甚疎安有餘力為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作措畫深恐詔旨徒為美觀如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含山等處居民渡江強壯留在江北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作過不早收拾輾轉滋蔓猝難殄戮恐

為敵人所得合從朝廷詳酌科降錢糧告牒令沿江淮
西制置司亟作措置凡流民過江北者令陳韓存卹強
壯之留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如不願者發還本
處籍為民兵從之 甲辰詔以來年為嘉熙元年 又
詔聖節有宴蓋常儀也國家閒暇宇內歡樂講此為宜
三邊騷動戰守之士日冒於鋒鏑流徙之民遠去於鄉
閭朕方慘怛於懷不遑暇食又何敢作樂備禮以舉為
壽之觴其天基節集英殿大宴可權罷以見朕憂邊之

意 詔措置會子已降黃榜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
或有庸謬縱吏為姦不知體國任意沽名奉行不力非
獨會價不登亦恐朝廷威令寢弛可令兩監察御史覺
察彈奏